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會通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邵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卷九

元 董真卿 撰

經 ䷫ 巽下乾上

集解 程子曰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歷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

纂註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決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姤女壯勿用取女

呂音訓姤陸氏曰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遘鄭同乾宮一世

卦娶今本作取陸氏曰本亦作娶七喻反眾同

集解

程子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長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朱子曰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易說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大雅

纂註

馮氏椅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為象王洙易改為今文為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　雙湖先生曰一陰方生于下甚微聖人遏惡之如此其至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直柰

之絶之使无所容豈私意哉不正故也　楊氏萬里曰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而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一陰生聖人已為君子憂而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郭氏京曰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女壯勿用取女彖辭取字下誤增女字彖勿用上脫女壯字勿用取下誤增女字晦詳六十四卦跡彖理例誤脫甚明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呂音訓柅陸氏曰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如昵字林音乃米反王作柅從手子夏作鑈蜀才作尼止反晁氏曰陰云蒼頡篇柅作檷柎檷也許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檷絡絲趺也字或作鑈呂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關西謂之絡垛音墮梁益之閒謂之絲登其下柎即柅也說之案尼古文羸陸氏曰劣隨反王肅同鄭力追反陸續讀為累晁氏曰鄭作䕯說之案與大壯羸字同訓蹢陸氏曰直戟反徐治

蓋反一本作躑古文作蹢躅陸氏曰直錄反本亦作蹢蹢躅不靜也古文作蹢

集解

程子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存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乎字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 朱子曰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附錄

朱子語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衮不可曉 廣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

石崩入于海其謂正是羸豕蹢躅之義當極治時已栽培得這般物事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 道夫

纂註

朱子曰一陰雖弱方來也五陽雖盛旣往也其可忽諸 蘭氏曰柅九二巽木之陽 荀氏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諭以初宜繫二也順二則吉後往四則凶 項氏曰柅絡絲之跗絡絲柱以木爲之跗今不動以金爲之愈堅重矣 馮氏椅曰柅乃禮反止也絡絲趺以金爲之金鐵也或爲止車木初六之柔无車象 張子曰豕初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將申則申矣 徐氏曰金柅謂二繫牽也柔方進而遇二則牽於二而止故曰繫於金柅 雙湖先生曰初六不正故戒以正則吉金二剛象與蒙金夫同柅巽木象羸豕初陰象 周公但於初陰取不必卦內定有坎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呂音訓 包陸氏曰本亦作庖同白交反下同鄭百交反虞云白茅苞之苞作胞

集解

程子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

也在它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于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朱子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李氏舜臣曰初本應四遇二得之則為主而四為賓不可更及四也　潘氏曰二有魚不利賓故四无魚也　余氏曰姤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當如程傳即三人行損一人之意　易氏曰四在外為乾體乾西北賓之位二在内為巽體巽東南主之位初之民為二所包豈四之利哉以義言之一民不可事二君初既主二

則義不及四　李氏閑曰剝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陽能制陰者也故剝六五无不利而本爻无咎　雙湖先生曰周公爻象何常之有初爻象豕二爻象魚五爻象瓜剝五稱貫魚則一陰為一魚可見或謂巽為魚詳見剝六五爻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集解　程子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而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一有咎字也　朱子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無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纂註　李氏舜臣曰易之六爻唯九三自乾以下

多厲无咎之辭豈非重剛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後安者乎　李氏元量曰雖剛而巽體其體入而伏有下爭初之心初已入二之包非已所可得是以見侵且傷而行次且夫以其見侵且傷故厲以其行而欲避故无大咎　雙湖先生曰夬之九四則兌之初以其適當上卦之下取臀象姤之九三則巽之三以其適當下卦之上亦取臀象夬不取三姤不取四者以其乾體故也臀於巽兌陰卦取之也要之夬姤相為反對夬之四即姤之三姤之三即夬之四故其取象之辭同爻位皆陽故无膚以二既得初三復乘二有為二所傷之象

九四包无魚起凶集解　程子曰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

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朱子曰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

纂註

徐氏曰四與初為正應宜相遇也遇先於近初柔近二二包有魚矣四遠而不遇雖應而無得故曰包无魚起妄動也彼得則此失四既失所遇安處順守可也苟妄動而求必得之則凶矣　雙湖先生曰初本四之魚先於遇二為所包占則四之包中无魚矣四雖正應然遇合无常故起爭則凶離下卦居上卦有起象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呂音訓杞陸氏曰音起張云苟杞馬云大木也鄭云柳也薛云柔肕木也並同包瓜陸氏曰白交反子夏作苞馬鄭百交反瓜工花反晁氏曰馬鄭讀為庖說文作匏或從瓜字書通同包與苞外義與張弧作匏匏瓜星名

集解

程子曰九五下亦无

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有之字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内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内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朱子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静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附録

程子語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

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師說 朱子語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 淵

纂註

郭氏京曰似杞誤作以字

蔡氏曰杞五瓜初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木而包在地之果

朱氏曰杞似樗葉大而陰

馮氏曰瓜或作甜瓜杞或作枸杞

李氏舜臣曰姤所制在一陰爻中豕魚瓜皆象陰也杞叢生性堅而壽瓜蓏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陽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含章九五當陰長之世居陽明之位故曰含章一陰之生此造化消息盈虛之運非人力所致九五當此時含其陽明之章以中正之道臨制之造次顛沛不離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又何擇哉

王氏大寶曰上位天爻五降於上有隕自天之象

雙湖先生曰九五本飛龍在天之主一步之初動才不正昔之潛龍化為羸豕

一小人之進局面頓更事體大異重煩諸君子包制而九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聖人作而萬物覩氣象為何如哉為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杞瓜皆因巽取象陰在下瓜象巽又為木九五在高位又有杞木象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集解

程子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它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　朱子曰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其象占與九三類

纂註

徐氏曰上九處姤之窮與初无遇雖吝然亦无咎陰不必遇也　李氏舜臣曰當遇之時已獨剛亢不與物合是為吝道然陰方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如絲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巍然在上剛亢絕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患　趙氏曰當

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无以蓄小人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蔡氏曰姤者以一柔遇剛而成卦遇非正道惟近者得之而正應者反凶也二最近故三有之三之厲以隔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含蓄雖无相遇之道而處位中正也上之吝最遠而窮也四之起凶遇不利正應也　馮氏曰外三爻者內三爻之應初往見凶故四則起凶二包有魚故五則以杞包瓜三之臀上之角此厲无大咎彼吝而无咎遠近淺深之間耳

大象傳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呂音訓誥陸氏曰李古報反鄭作詰起一反正也王肅同

集解　程子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偏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偏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偏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

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敕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纂註 蔡氏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 李氏閑曰天與萬物相遠而鼓舞之以風后與民相遠而鼓舞之以號令傳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彖傳姤遇也柔遇剛也集解

程子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 朱子曰釋卦名

附錄 朱子語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

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夔孫

纂註

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蕤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呂音訓娶令本作取陸氏曰七喻反本亦作取

集解

程子曰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朱子曰釋卦辭

纂註

郭氏京曰勿用上脫女壯字取下誤增女字 李氏舜臣曰以一陰遇五陽女下於男即相比附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姻正禮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集解

程子曰陰始生於下與陽

相遇天物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　朱子曰以卦體言

附録　朱子語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淵

纂註　李氏舜臣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之義是為天地相遇之象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月在辰為午為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朱子曰指九五

附録　朱子語問姤卦曰姤不是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非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銖

纂註　蔡氏曰中

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集解

程子曰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附録

朱子語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 學蒙

纂註

司馬公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叙禹稷臯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則泯泯於衆人之中後世誰知哉姤之時義大矣

小象傳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集解

程子曰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能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

吉也　朱子曰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集解　程子曰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于賓客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集解　程子曰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于大咎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呂音訓遠陸力表反

集解　程子曰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朱子曰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附録　朱子語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　淵

纂註　徐氏曰民謂初柔遠民謂去初遠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

集解　程子曰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无蘊字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光輝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呂音訓舍陸音捨

集解　程子曰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

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

纂註 蔡氏曰志於道德仁義不以命不遇而舍之也 雙湖先生曰命謂天命命則理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福余氏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言彼自倘來耳吾唯知守吾分也

姤其角上窮吝也

集解 程子曰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經

䷬ 坤下兌上

集解 程子曰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

吕音訓萃陸氏曰存季反兌宮二世卦亨陸氏曰王肅本同馬鄭陸績虞等並无此字晁氏曰王昭素謂當无此字說之案象數无假陸庚白反

集解 程子曰王

者萃聚天地之道至於有廟極一无極字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揔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

附録

程子語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良佐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意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一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顥

朱子語大萃人之精神萃於己祖之精神萃於廟易說今人擇日祀神

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錄

纂註 項氏曰卦名下无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

利見大人亨利貞

集解 程子曰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奪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集解 程子曰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一作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亨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无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朱子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

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壯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附錄

朱子說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淵

問卦取聚之意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 答潘謙之

纂註

朱子曰艮為門闕上為宗廟坤為牛兌為刑殺殺牛以奉宗廟用大牲也

馮氏椅曰豫象亦為重門益艮上又為二偶畫今此卦象如豫特多五一畫耳故為有廟而九五王之象

鄭氏剛中曰自四以下宗廟之象康成謂艮為門闕巽木宮闕象　胡氏曰人生則精神萃於身既歿雖欲見其容貌而不得聖人觀萃卦設為廟祧以萃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也　徐氏曰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當萃之時利見大人則萃道亨也然必利於貞聚不以正其能亨乎大牲血祭之盛也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稱其萃之義也故吉時萃則動无不順故利有攸往　李氏過曰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以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係人心也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主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曰利貞　雙湖先生曰萃有艮體自五以下皆艮象止蓄而有萃義又坤土之上有艮土陰土得陽土土萃而益多亦有萃義要之萃所以得名由兌在坤上姑廣其義耳升亦然乎　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若相似也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故曰原筮元

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皆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上說不足以為萃豈二五相應而已哉　毛氏曰萃似比何以異乎曰水在地上固相親也而散漫未有所歸故其卦曰不寧方來其爻曰失前禽名分未定不必其皆比也澤上於地固鍾於澤者也故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天下一家盛極之時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呂音訓若號陸氏曰絕句户報反馬鄭二王户羔反晁氏曰虞為號令鄭王為號咷握陸氏曰烏學反傅氏作握鄭云握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蜀才同

集解

程子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一有聚字

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朱子曰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附録　朱子語不知如何說箇一握底句出來　董録

纂註　蔡氏曰有孚應四也不終柔也三柔相比亂萃者也　潘氏曰陰柔无信守不能終乃亂其萃聚之志至於號泣而為羣陰所笑一握下三陰也　朱子曰號笑謂四兊口象一握互艮握手象　雙湖先生曰初當萃之始何遽至失信亂萃號呼而貽笑乎皆陰柔不正應又不正故也捨衆陰而往僅以陰陽相得可无咎耳取象有蒙全體義者此爻號笑一握　蒙上兊艮故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呂音訓禴陸氏曰羊略反殷春祭名馬王肅同鄭云夏祭名蜀才作躍劉作爚

集解　程子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

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一作其辭微凡爻之辭關一作開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有孚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一有下字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益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朱子曰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

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附録

朱子語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恐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 淵

纂註

徐氏曰二五正應宜萃也二以柔居柔中類聚而安於下五以衆歸於四有位而匪孚雖應而未萃也入之情相求則合相待則睽二五本應相引而萃則吉无咎 馮氏椅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類是也本爻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程子曰用大牲者萃之主也用禴者六二而已 耿氏曰六二柔順自守不求於五而五引之故吉而无咎也 吳氏澂曰為大臣不待禮至然後起則自待輕不足大用是亦為咎 李氏曰六二才柔廉於自進故有引而後從之象 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 雙湖先生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盛矣其享以樂為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

六三萃如嗟如无

攸利往无咎小吝集解

程子曰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一无欲字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纂註

李氏過曰往而之萃五則无咎始嗟終萃故小吝乎　雙湖先生曰六

三至五互巽亦兊之反體故有嗟如象鄭氏汝楷曰下三陰皆萃於陽三獨無附故咨嗟怨歎而无攸利然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於上雖小吝而亦无咎上體說能巽而受之无咎也上本不相得小吝也上謂在上之陽也

九四大吉无咎集解

程子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 朱子曰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纂註

李氏曰下比三陰有得民之象在萃而得君得

民人臣之盛者也　丘氏曰此爻與隨九四同義隨四以上承九五而致天下之隨亦有强臣逼君象故隨以有孚而後无咎萃以大吉而後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集解　程子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一作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朱子曰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 問萃卦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銖

纂註

趙氏曰比以九五一陽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彖象之辭无非一理所貫也 馮氏曰卦二陽爻所以萃衆陰也九四臣位九五君位則君也故九五之萃為有位以四之位不當之也匪孚有悔也必盡君道元永貞然後匪孚之悔可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呂音訓齎陸氏曰徐将池反王肅将啼反咨陸氏曰音諮又将利反齎咨嗟嘆之辭也鄭司馬云悲聲怨聲晁氏曰廣作資賻也陸希聲作資才也涕陸

氏曰徐音體淺陸氏曰他麗反又音夷鄭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集解

程子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嗟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恐絕不知所為則隕獲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　朱子曰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

纂註

馮氏椅曰上兌說也說極而悲故象如此　胡氏曰居卦外而无應故齎咨涕洟　馮氏曰萃極而散窮無所歸之象齎咨嘆也涕洟悲泣也　項氏曰齎咨兌口之嘆涕洟兌澤之流　錢氏曰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齎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　李氏舜臣曰萃六爻或有應无應或當位不當位而辭皆曰无咎乃天地萬物之真情真情相合吉多凶少故也茲萃之所以亨歟

大象傳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呂音訓除陸氏曰如字本亦作儲又

作治王肅姚陸績云除猶修治師同鄭云除去也蜀才云除去戎器修行文德也荀作慮

集解 程子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子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謂

附録 朱子語問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大凡物聚衆盛必有事故當豫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才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水盛有潰聚奔突之憂故其取象如此 僩

纂註 馮氏曰簡治而除舊也除舊置新謂之除猶治亂謂之亂馴擾謂之擾也戎器兵車介冑也 毛氏曰除戎器戒不虞猶澤之有防也 雙湖先生曰除戎器澤容水象戒不虞地順象兌正秋屬金主刑殺亦有戎器象 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

當萃聚之世而除武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彖傳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集解程子曰萃之義聚也順以一作而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說音悅　朱子曰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集解程子曰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呂音訓聚以正陸氏曰荀作取以正晁氏曰案取古文

集解程子曰萃之時見大人則

能亨益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纂註 郭氏京曰彖利見大人亨利貞案彖舉繇辭脫利貞字凡六十四卦彖先舉繇辭後以義結皆无遺漏脫亦明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集解 程子曰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朱子曰釋卦辭

附錄 朱子語順天命說道理髣髴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集解 程子曰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 纂註 郭氏雍曰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 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小象傳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集解 程子曰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集解 程子曰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覲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往无咎上巽也 集解 程子曰上居柔說之極三

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纂註**蔡氏曰從上二陽有巽體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集解程子曰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纂註**郭氏（雍）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呂音訓未光也陸氏曰一本作志未光也**集解**程子曰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朱子曰未光謂匪孚**附録**朱子語問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如何曰見不得讀易到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易說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集解程子曰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

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泣為可羞也未者非遯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經 ䷭ 巽下坤上 集解 程子曰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呂音訓升陸氏曰式陵反鄭本作昇馬云高也震宮四世卦晁氏曰案升古文作昇用見陸氏曰本或作利見 集解 程子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朱子曰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附錄 朱子

語巽坤二卦拱得簡南如看命人虛拱底說話砥

纂註

董氏曰升者柔進而上也柔進而上所以元亨由卦才之善也　李氏舜臣曰升首曰元亨何也以畫言也與蠱與大有皆九居二六居五故皆曰元亨此蓋主陽剛之畫有應於上而言之也　馮氏曰詳觀卦義皆主巽大人指九二陽為大未有六五而稱大人者　徐氏曰用見大人五當應二也恤憂也六五柔中之君用見九二剛中之臣以升于治勿憂勿退但當前進自獲吉也柔退多憂故戒　林氏栗曰巽東南坤西南自巽升坤必涉乎離離南方也自南而征斯為善矣　雙湖先生曰升互震體自二以上皆震象上行而有升義又巽木之上有震木陰木得陽木木升而益高亦有升義要之升所以得名由地中生木此亦姑廣其義耳與萃卦同

初六允升大吉

呂音訓允升晁氏曰說文作𠃵升大吉說之崇允古文𠃵篆文

集解

程子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

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往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無應援不能自升從于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朱子曰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纂註　鄭氏東卿曰初附二陽而升三陰又與之一體故有允升象　王氏大寶曰柔自下升以剛而孚允升之象柔得剛而大大吉之象　楊氏萬里曰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榦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故也　雙湖先生曰初六一爻為成卦之主升之所以得名者繫焉以兩體觀之巽在坤下如木未出地之木初其根二三其榦也方其句未萌甲未拆而根株已備其勢必破地而出上升而莫禦長養於夏陵霜於秋傲雪於冬而不

攺柯易葉者皆由於此故有兊升大吉之象焉細觀卦體巽為夏兊為秋坤為冬震位其間而春氣无乎不貫聖人設卦觀象而命之名與夫爻辭之所由作夫豈苟然之故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集解 程子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一无以字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苟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朱子曰義見萃卦

纂註 李氏舜臣曰升者萃之反而升之九二乃與萃之六二爻辭一同何也萃六二

以陰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陽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於萃升二爻皆有孚乃利用禴之義而彖辭於萃升二卦亦皆有剛中而應之象

雙湖先生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虛實雖不同而孚則一而已　李氏元量曰萃之二柔也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衛義以進故即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　林氏曰二卦不言於五而言於二者貴賤之位也

九三升虛邑

呂音訓虛陸氏曰如字空也徐去餘反馬云丘也晁氏曰案篆文无墟字四邑為丘丘為虛非空虛馬云虛丘也得之

集解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一作者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朱子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呂音

訓亨陸氏曰許庚反通也馬鄭陸績王肅許兩反馬云祭也鄭云獻也岐陸其宜反或祁支反

集解

程子曰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馬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同升也道則當亨也蓋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朱子曰義見隨卦

附録

朱子語張洽字時舉問亨于岐山曰只是亨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人僩王亨于岐山與享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淵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

積其誠意以事鬼神纂註李氏過曰岐山西山也此互
有升而上通之義錄體兌之上故曰岐山　胡氏
曰詩言太王至于岐下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正周原
之西也故周謂岐山曰西山文王四十一年代崇始度
岐水遷豐則亨于岐山當亦指太王耳若文王則固不
終于岐矣蓋太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正九三
升虛邑事也亨于岐山則既遷以後之事　馮氏曰岐
山禹貢雍州境南　雙湖先生曰本義就周言岐山則
王指文王孟子曰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又
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文王亦居岐可見矣六五貞
吉升階集解程子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
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
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
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
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
賢則彙升矣　朱子曰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

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附録

朱子語六五貞吉升階與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銖

纂註

虞氏曰巽為高坤為土震升高升階之象　王氏大寶曰居坤之中由等級而上謂之升階　潘氏曰自二至五自下卦升上卦有升階象　程氏曰下應剛德之臣自二升五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　雙湖先生曰六五不正故戒以正則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呂音訓冥陸氏曰覓經反闇昧之義也又云日冥也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于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一作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朱子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

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纂註

馮氏曰寘升猶言寘行也 蘭氏曰寘者晦也升豫皆以陰而居上位故豫曰寘豫升曰寘升 徐氏之祥曰豫上樂極故寘豫升上進極故寘升 徐氏曰六爻惟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王用其義可見矣

大象傳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呂音訓順陸氏曰如字王肅同本又作慎師同晁氏曰史證云何晏作慎説之案順古文作順與慎多相亂德陸氏曰姚本作得以高大陸氏曰本或作以成高大晁氏曰王昭素云成字諸本或有或无

集解

程子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

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朱子曰王肅本順作慎今案它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

附録

朱子語汪丈云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便昏近來學者才相疎便都休了其弊蓋以此 必大 木之生也无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人傑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 許升字說

纂註

郭氏雍曰萬物之升其象皆如地中生木自毫末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逆德暴行不升而困及之矣 徐氏曰順德坤象積小高大巽木象

彖傳柔以時升集

解朱子曰以卦變釋卦名

纂註蘭氏曰柔以時升非獨六五益萃則四五皆陽升則陽降陰升四五皆自萃之反而言也　李氏舜臣曰陰陽二氣迭為升降陰升則陽降陰降則陽升未有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者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故曰柔以時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集解程子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朱子曰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纂註馮氏椅曰贊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而順上以剛中而應上是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五升之主也知九二之才足以升也乃用順應之道以見之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呂音訓用

見陸氏曰本或作利見 集解 程子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一作有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南征吉志行也集解 程子曰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纂註 朱氏曰二動於中以正而行以見大人往而有慶則其志上行 李氏元量曰升以柔為才而用晦則不及唯南征而所趨者明則吉矣

小象傳允升大吉上合志也集解 程子曰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一作道所以大吉

九二之孚有喜也集解 程子曰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一无又字有可一无可

孚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强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纂註馮氏當可曰二中也五亦中也中誠相感雖五升而不來以二之孚誠五亦不能不守貞待二而為之升階也二能感五五能待二乃成升道故贊二為有喜五為大得志

升虛邑无所疑也集解程子曰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纂註張子曰上皆陰柔往无所疑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集解程子曰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朱子曰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集解程子曰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興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由自階而升也纂註蔡氏曰萃者澤聚於

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木升於上故六二大得志也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集解 程子曰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經 ䷮ 坎下兌上 集解 程子曰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居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呂音訓困陸氏曰窮也窮悴掩蔽之義廣雅云困悴也兌宮一世卦 集解 程子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

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後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朱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兊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兊説處險而説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

附録

朱子語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只是剝則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矣　闕

纂註

毛氏曰大人正位乎二五則其卦安得為困此所謂用易也　徐氏曰兊口不掩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兊相失故有言不信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人誰信之困且窮而已故戒　謝

氏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困塞而井通明矣　雙湖先生曰以卦體言坎遇兑而成困澤自涸于上坎自流于下兩不相得以卦爻言二為坎主上為兑主又居不相應之地兩不相向皆困之道葢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則其勢順故兑下坎上為節由北而西則其勢逆而坎下兑上斯為困也亨者以卦徳言本義盡之以卦才言則二五剛中故亨貞主九五一爻言也大人無指二五當困之時有二五剛健中正之大人以濟之吉无咎矣但二體終不相得故兑言而坎不信其亦居困之時而二五各自為謀者乎看來文王卦辭不過如此若剛揜之象已是夫子彖傳自發其意就彖傳釋之可也此朱子説見大畜附録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吕音訓臀陸徒敦反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

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一作夫剛而不中又方困于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它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于困則益迷暗妄動入于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于困无自出之勢故至于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株張愚反覿大歷反

朱子曰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林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問臀困于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曰恐說臀守不去學蒙

纂註

程氏曰臀體之在下者謂本爻　陸氏希聲曰坎於木為堅多心株木之象　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

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窞也　石氏曰坎北方幽陰之象　雙湖先生曰不覿初不為四所覿四互離有覿象　鄭氏東卿曰困坎兊相重兊正秋坎正北兊一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為蒺藜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為蒺藜之困若初六正大冬之時蔓草為霜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陰故繫以草木之象　朱子曰私見曰覿初覿四歷三爻三歲也困九月霜降氣也故曰株木曰蒺藜者秋成也大過十月小雪氣也故曰枯楊姤五月夏至氣也故曰以杞包瓜瓜生於四月中氣也夬三月清明氣也故曰莧陸莧陸三四月生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呂音訓紱陸音弗下同

集解

程子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厄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

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之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于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于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　朱子曰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

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附録

朱子語 問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僩 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无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之說 淵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淵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紱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甚通熹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淵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厭飫於所欲是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是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困好物困也酒食厭飫亦是如是

纂註

齊氏曰兌羊巽雞離雉坎豕皆食也坎又為酒 鄭氏東卿曰坎為赤乾為大赤二五之爻乾坎之爻也故坎象赤紱而九五象朱紱 朱子曰朱紱謂九五巽為股膝以上

也乾為大赤坤為黃赤黃為朱乾為衣蔽乎膝上朱紱也　鄭氏剛中曰紱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帶博二寸斜纏以偪束其脛自足至膝冕服者謂之芾他服者謂之韠以韋為之　孔氏曰古以皮後以帛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龍氏仁夫曰案玉藻再命三命皆服赤韍詩候人采菽車攻等篇皆言赤芾葢命服也然采芑朱芾亦人臣服注云黃芾是也二云朱五云赤偶變文耳陸績云朱紱赤紱享祀祭祀互言無它義　馮氏椅曰二五雖非陰陽正應然在困悴中各有出困之材不容不相援二陷陰中在下不如五尊位大中下有九四之助為有能致之資可致之勢此二所以必待五下求然後應之也若先往以求濟前為六三所掩九四所阻其凶必矣　耿氏曰享祀人臣所以事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臣得君然後能保宗廟而事之故九二朱紱方來則利用享祀君得臣然後能主百神而禮之故九五赤紱徐有說利用祭祀　朱氏曰享

獻也祭祀上下通稱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呂音訓蒺蔾陸氏曰音疾棃蒺蔾刺草

集解

程子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蔾刺一无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蔾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也進退與處皆不可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蔾也如是死期將至所

安之主可得而一无而字見字　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蔾指二宫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

附録　朱子語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淵

纂註　齊氏曰九家易坎為蒺蔾又為宫　錢氏曰蒺蔾茨草　王氏大寶曰石堅而剛者以柔居剛困于石之象蒺蔾剛而多刺柔乘剛象居坎體入宫之象介于二剛而上无應不見其妻之象　雙湖先生曰夫妻隨二體取震艮皆象盤石坎亦石矣皆一陽象二堅如石剌如蒺蔾似通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吕音訓來徐徐陸氏曰疑懼貌馬云安行貌子夏翟作荼荼音圖云内不定之意王肅作余余晁氏曰荼余古文金車陸氏曰本亦作金輿

集解　程子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

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

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

纂註

徐氏曰來謂初來應也徐徐緩貌　齊氏曰坎為車輪飾以兑金故曰金車　胡氏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覿九四之心其未覿未來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覿者終於覿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劉氏䜣曰九二有載物之才

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非困四者也四有畏焉故曰困于金車以畏而困亦已吝矣然非若六三之无與也二終不困我而獲初之應故曰有終　雙湖先生曰蒙六三金夫姤初六金柅皆指九二此爻金車指九二明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呂音訓劓陸氏曰徐魚器反刖陸氏曰徐五刮反又音月荀王肅本劓刖作臲卼云不安貌陸績同鄭云劓刖當為倪仉京作劓劊案說文劊斷也晁氏曰案象數當作倪仉即臲卼之古文也與上六字同祭祀陸氏曰本亦作享祀

集解　程子曰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

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朱子曰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祭祀久當獲福

纂註

陸氏希聲曰五以剛中處位能去小人以救困者也上六鼻之象六三足之象皆掩剛者故刑而去之 李氏椿年曰朱紱外晦內明陽含於中之色赤紱外明著見陽

赫於外之色陽含於中无為以臨人之道陽赫於外有為以事〻人之義斯干宣王考室采芑方叔南征皆朱芾斯皇有臨人之道朱紱赤紱皆祭服　王氏曰天子朱諸侯赤者朱紱以臨其衆君道也故諸侯在其國亦黃朱而方叔受其命服則朱紱會同赤紱以別君臣之道故會同有繹則赤紱　馮氏椅曰赤紱諸侯朝王助祭所服困則不行此禮象又曰赤紱雖不専為祭祀然二五皆有祭享之解則知二之朱紱方來為天子方岳柴望之事五之赤紱為諸侯助祭之行其象如此又曰九五刑小人二始來助祭乃徐有說說主兊言　徐氏曰二五同德始雖未應終則應也　李氏過曰刑下之小人謂下與初小人既去則所困之赤紱乃徐徐而來以同德相説也　蔡氏曰享狭祭廣君臣之用異　雙湖先生曰赤紱則詩候人三百赤紱采菽赤紱在股天子所予車攻赤紱金舄記玉藻一命緼紱幽衡再命赤紱幽衡三命赤紱葱衡大夫以上赤紱乘軒則赤紱為臣

下服明矣若朱紱則采芑云方叔服其命服朱芾斯皇乃方叔受命之服方叔周宣王卿士斯干云朱芾斯皇乃宣王所生子之服程傳未知何據惟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註疏家亦云天子諸侯大夫士紱各有制程傳想本此但於經无證耳芾韍紱並通用此愚初編所述今諸家可以參考祭享取坎有幽陰之象兌為巫為口舌亦有事神之象豈困之時固自有禱祠之事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呂音訓藟陸氏曰力軌反似葛之草本又作蘽毛詩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嬰薁連蔓而生幽州人謂之惟蘽臲陸氏曰五結反王肅妍喆反說文作劓牛列反薛同卼陸氏曰五骨反又音月說文作鼿云不安也薛云作杌字同晁氏曰棨古文作倪仉曰陸氏曰音越向云言其无不

集解 程子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然變也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

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説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説體故也以説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朱子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纂註

馮氏當可曰葛之附木最出木杪上六之象　虞氏曰巽為草葛藟之象　雙湖先生曰藟蔓生爻柔之象　鄭氏汝諧曰其應在三三以柔附巳而牽之困于葛藟之象所附者五五以剛載巳而難安臲卼之象　朱氏曰曰發聲兌口之象　李氏椿年曰自曰自曰以上困之極也自曰以下

處困之極而思有以通之也動困悔矣與其靜而无悔孰若動而有悔為窮之通往則吉也 耿氏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知柔不可牽舍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 鄭氏剛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 趙氏曰五爻皆不言吉獨於上六言吉者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九二征凶九四來徐徐九五乃徐有説至上六始有征吉之辭

大象傳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集解 程子曰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朱子曰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附録 程子語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

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无以為君子葢命苟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朱子語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已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身須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大雅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側

纂註　鄭氏汝諧曰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可遂所謂從吾所好者也　雙湖先生曰水在澤下

是澤漏而无水致命兌澤涸象遂志坎心亨象

彖傳困剛揜也

呂音訓剛揜陸氏曰本又作掩於檢反李於範反虞作弇晁氏曰案弇古文

集解 程子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掩蔽也陷于下而掩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纂註 劉氏槩曰不曰柔掩剛而曰剛掩者何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掩為辭蓋卦為君子設也　于氏曰乾上九降居九二而之險坤六二上為上六而掩剛成困之義　馮氏曰下卦陽也陽寡而陷於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雖衆而在一陰之下陰為之主此陽剛之困君子窮之象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一作險艱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

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說音悅

附録

朱子語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淵

纂註

楊氏萬里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于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於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

龍氏仁夫曰所字合為句亨字為句所如艮止其所之所雖在困中不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亨能此者其惟君子乎　趙氏曰險以說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其於處困也何有　馮氏曰不失其所者以九五居尊位為困之主是謂不失其所陽剛有應有輔是以亨也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集解

程子曰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以其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纂註

南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不剛耳

有言不信

尚口乃窮也集解程子曰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朱子曰以卦德卦體釋卦辭纂註張氏根曰兌為口在上故曰尚口乃窮 李氏過曰當孫言以避禍 雙湖先生曰夫子於困彖傳自以剛掩發伏羲卦象文王卦辭初无是也以說處險則剛雖見掩而不失其所亨其唯二五剛中之君子乎又以卦德論之也貞大人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也之辭歸重又在九五一爻上有言不信而釋之以尚口乃窮也之辭是說上六雖窮於言而終不見信於坎坎兌相失而成困矣

象 小象傳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呂音訓幽不晁氏曰徐氏曰多此幽字集解程子曰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于陷矣纂註張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不明也 郭氏京曰不明上誤增幽字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集解

程子曰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

附録

朱子語問中有慶也是如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集解

程子曰據于蒺蔾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集解

程子曰四應於一无於字初而隅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集解

程子曰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

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无能字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纂註**李氏過曰象以君子未得志而施刑故曰志未得九二居中而相應故曰以中直祭則受福故曰受福也**困于葛藟**

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集解程子曰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于困是其行而吉也

經 ䷯ 巽下坎上 **集解**程子曰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附録**朱子語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呂音訓井陸氏曰精領反周書

云黄帝穿井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廣雅云井深也鄭云井法也字林作丼子挺反周云井以不變更為義師說井以清潔為義震宫五世卦喪陸息浪反

集解 程子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

附録 朱子語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淵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呂音訓汔陸氏曰徐許訖反幾也王肅其乞反繘陸氏曰者橘徐又居密反鄭云綆也方言云關西謂綆為繘郭璞云汲水索也羸陸氏曰律悲反徐力追反象同蜀才作累鄭讀曰虆晁氏曰案見大壯姤

集解 程子曰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　朱子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附録　朱子語汔至略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至而止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學

彖

纂註　徐氏曰以卦體言初柔為泉眼二三剛為泉石四柔為井中空處五剛為泉泉實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為井空處有全井象　李氏舜臣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于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又曰坎者天一之水也見於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諭其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井是也以畫觀之一陽實其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暖律於凝陰之中

冬水因之而變温此坎之真性也當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温者獨井泉而已益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真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剥失其本性无復有向來一陽之温矣載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涕洟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　馮氏椅曰凡川流趨下之水皆雨之所降會而成流者也若穴地得泉乃天地之英水之元也反之吾身為涕唾便泉皆鹹而在下者也惟舌根之竅其津甘美古人以譬井泉是也若坎之氣騰而為雲降而為雨集而成川則離其真久矣是以君子不貴也又曰繘關西謂綆汲水索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為瓶從缶則又瓦為之者此象巽木无疑　丘氏曰繘巽繩象瓶坎缶象　雙湖先生曰井卦辭專論卦變井困反體亦困變體困二至四互離為市邑象自困六三上往

為井六四困九四下來為井九三則離已改居上矣是改邑也而二五剛中為井泉者初未嘗改是不改井也无喪无得邑之改者初不見其喪井之不改者亦不見其得往來井井困六三上往居四成上體之井困九四下來居三成下體之井也井以三陽為泉陽上至五幾至井口矣而巽繩在下是未繘井也二至四互兑為毁折三至五互離為腹象瓶而兑上爻正當離中而毁折之是羸其瓶也泉幾至而未繘瓶已羸而莫達是无及物之功矣其凶可知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呂音訓泥陸乃計反象同禽晁氏曰崔云禽古擒字獲也說之案崔識之

集解程子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

鳥亦不從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所舍也 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纂註 朱子曰初在井下六自坤上來汨之泥也互兑口在上不食也乾初九往為坎水去泥存舊井也離為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 李氏椿年曰舊井廢井也 馮氏曰易之取象不一而足皆緣改邑為義井雖不改而汲之者少則泥而不可食不汲不食則廢井矣 徐氏曰人品汚下不能强於為善无用於世為人所棄觀於此爻可以知所當勉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呂音訓谷陸古木反又音浴射陸氏曰食亦反徐食夜反鄭王肅皆音亦云厭也荀作邪鮒陸氏曰音附魚名也子夏謂蝦蟇甕陸氏曰屋送反李於鍾反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罋云汲瓶也敝陸氏

曰婢世反王徐扶滅反漏晁氏曰陸希聲作屢䍦也說之未知陸所據

集解

程子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出上而養人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

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附録

朱子語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遂說井六爻有蝦蟇之象 賀鮒沙隨以為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淵

纂

註 徐氏曰井谷者井旁穴也射下注也鮒泥中微物蛙屬謂初甕汲水瓶也九二剛中上无應與下比初六不上出而下注有井谷射鮒之象又為泉實可汲而在甕敝漏之象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故也胥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棄甘為下流之歸者不可與為善苟陽剛之稟資質之美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无應與而為之誘掖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馮氏椅曰鮒或謂蝦蟇或謂鰌鮒　項氏曰鮒常處泥中得水即活　雙湖先生曰姤初六幽谷只取陰爻中段象則此爻稱井谷射鮒谷與鮒皆指初爻明矣甕敝漏象難取恐承上三五互離為甕為兌體毀折以致敝漏而水下注射鮒乎若只泥本文則膠矣

九三　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呂音訓渫陸氏曰息列反徐又食列反黄云治也惻陸氏初力反說文云痛也

集解 程子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

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陰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亨其功臣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汲音急　朱子曰渫不停汙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朱子語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淵若非王明則无以收拾人才淵

纂註

馮氏椅曰淘井曰渫浚治也　朱氏曰巽為股為入股入坎下而水清潔治井之象渫也兌口在上不食也我

九三自謂上六坎體為加憂為心病故為我心惻坎在井上坎為輪井車汲引之象五為王互離為明王明則受福矣　徐氏曰惻傷怛也三以剛乘剛有井渫象在下又有不食象　李氏士表曰有已渫之德而未食者未離乎下也夫泥而不食自取之也　呂渫而不食寧不惻然哉時焉而已耳

六四井甃无咎

音訓甃陸氏曰側舊反馬云為瓦裏下達上也子夏云修治也干云以甎壘井曰甃字林云井壁也

集解

程子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朱子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

可以无咎矣

纂註

徐氏曰四下乘升渫之剛雖才柔未能上出然无初之泥非二之谷上承井洌之剛將上出矣　砌甃其井修治之使勿壞雖未有濟物之功亦可无咎　丘氏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渫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　項氏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修而為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為甃甃所以禦泥而達泉也有閑邪存誠之功故為修井之象　朱氏曰古者甃井為瓦裏雙湖先生曰四本坤爻土也居坎初水也水與土合離火然之而成瓦有用瓦甃井之象漢上謂瓦裏是也故甃字從瓦

九五井洌寒泉食

呂音訓洌陸氏曰音烈潔也說文云水清也王肅作冽

集解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

升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朱子曰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纂註

程氏曰水之始達曰泉坎水正性則寒　鄭氏剛中曰水生天一於方為北坎宮之陽以其在北故寒有陽故洌　朱氏曰說文洌清洌也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故九五有寒泉象兌口承之有食象　王氏曰泉惟寒則清洌而甘故人汲而食之　郭氏雍曰洌言井之修潔主人事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理言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　毛氏曰三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故不食五出乎甃已汲故曰食　鄭氏東卿曰井以陽為泉者水固天之一陽而生也巽二陽一在地位趨下射谷而非井矣一在人位居甃之下汲之不及不若坎之一陽浮溢於甃上也井欲溢而畀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呂音訓收陸氏曰徐詩救反又如字馬云汲也

陸績云井幹也荀作甃晁氏曰虞云收鹿盧收繘也勿陸氏曰干本勿作罔幕陸氏曰音莫覆也

集解

程子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一作人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　朱子曰收汲取也晁氏曰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收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則必有孚乃元吉也

附錄

朱子語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淵

纂註

朱氏曰坎為輪在井上下應巽繩收也玉篇謂以物覆井曰幕　楊氏萬里曰上六爻畫開勿幕之象　李氏過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洌而泉寒上爻井收而勿

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又曰初與二在井之地故初泥而二谷三與四人位必盡人事故三渫而四甃五與上則得之天矣是以三才之位取義也　丘氏曰内卦井道小成外卦井道大成又曰合六爻觀之泉井實也先儒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陽實陰虚之象也九二射鮒九三井渫九五寒洌曰射曰渫曰洌非泉之象乎初六井泥六四井甃上六井收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言之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洌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為一例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泥二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三渫而四甃五上皆在井上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

大象傳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呂音訓上陸氏曰如字師又時掌反勞陸力報反相陸氏曰息亮反王肅如字

集解　程子曰木承水而上

之一作來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朱子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附録

朱子語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則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曰然問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與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之說不相合也　僩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恰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是桔槔之類答云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衆

面冰氣上則外而底也上渊

纂註 李氏士表曰象之所像不一而足期于意盡而已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用也亦猶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 蔡氏曰井之水自下而上木之水亦自下而上故取以為象勞民坎象勸相巽象 程氏曰君子買井疆以養民使之稼穡必有以勞之未知所為則勸之已為而力不給則相之 李氏開曰坎勞卦水之出也不勞而人以為勞則有之矣勞其勤苦而勸相其不足則井為无窮之用 雙湖先生曰蔡氏謂勞民坎象可取諸勞卦義勸相巽象亦可取諸命令義也

象傳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呂音訓上陸氏曰如字師又時掌反養陸氏曰如字徐以上反

集解 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

纂註 李氏舜臣曰坎三爻二陰在外為險陷井象也一陽居內陷二陰之中泉象也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蓋汲井之象

也井之汲為烹飲溉灌日用可既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呂音訓晁氏曰案徐氏云改邑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王昭素取徐說

集解 程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也一作無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纂註 林氏栗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也 朱氏曰君子窮居不損大行不加非剛中不變能之乎 郭氏京曰案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凡傳先舉卦名釋訖次舉繇辭後以義結六十三卦无如此者凡明誤脫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集解 程子曰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

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纂註晁氏曰或謂彖主三陽言五井洌寒泉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井并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者也

小象傳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呂音訓舍陸音捨集解程子曰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朱子曰言為時所棄

井谷射鮒无與也集解程子曰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

井之功矣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呂音訓行陸下孟反集解程子曰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于行也朱子曰行惻者行道人皆以為惻

井甃无咎修井也集解程子曰甃者修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一作若能修治一有亦字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

寒泉之食中正也集解程子曰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元吉在上大成也集解程子曰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

經

䷰ 離下兌上

革集解程子曰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

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呂音訓革陸氏曰馬鄭云改也坎宮四世卦

集解

程子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獘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一有有字）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朱子曰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

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附錄

朱子語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為爐底二為爐眼三四五是爐腰上是爐口易說少梅說易象中孚小過革鼎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卻盡欲牽合傅合少間便疎脫今且於正段處理會卻些少零碎亦用得向理會這箇便不是文蔚

纂註

鄭氏東卿曰革有鼎革生為熟之象故爐鞴之象為正蓋以離火鼓鑄兌金從革也革而受之以鼎者以鼓鑄成鼎也　李氏舜臣曰兌之三畫陰潤在上是為澤澤之陰潤是為水水澤之氣凝結而成秋之肅是為金金與水澤之氣皆畏火者以金得火則銷水澤遇火則燥而且涸故離兌相遇為革革者金水之氣遇火而變易其故常有革去故之象也又曰火與金水澤之氣交戰若不相為用而金得火成器水得火成爨革之者乃利其用也故曰已日乃孚言不信於方革之

時而信於己革之日也　王氏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之道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也　蔡氏曰革不可遽必己日而後革己日二日也　徐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于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程氏曰澤火不相遇則睽相遇則革革也者從其所勝而已　朱氏曰己日先儒讀作己事之已當讀作戊己之己十日庚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已者浹日也又曰无妄之震納庚革之離納己故有此象　馮氏曰己干名朱氏正之六二同卦以庚為義取庚日至己旬日矣故人從乃孚其革而大亨者利在于正而其悔亡蓋革易有悔也又曰周官垂法於象魏浹日而斂之浹日則人已相孚可以斂之而不示也　樊湖先生曰洪氏隨筆云己日惟朱子發改為己日僧曇瑩云作己亦可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極變午巳日乃孚也是知好奇固各有說但作己於庚革義无取作巳

於易有甲庚例固不同也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呂音訓鞏陸氏曰九勇反固也馬同集解程子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理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朱子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謂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纂註馮氏椅曰變革與皮革字同義異如履之為禮噬嗑之為

市合易中率取其聲同則不拘其本義也　毛氏曰易道尚變故貢之爻有不貢者存損之爻有弗損者在而草亦不專言革也反其變革為黄牛之革鞏而固之戒其輕也革而當其悔乃亡戒之於初所以全其革也

吕氏曰六二居中柔順故曰黄牛與遯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同義　雙湖先生曰離卦象離為牝牛又曰黄離則黄牛為離象矣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集解

程子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獘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

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事也　朱子曰六二陰柔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于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纂註　蔡氏曰一爻為一日過於初故曰巳日巳日乃可革之時征即革之謂五剛為應故吉而无咎　李氏舜臣曰初至二巳日象卦辭巳日乃孚元亨利貞其六二當之歟　王氏湘卿曰納甲離屬巳二爻離之主故言巳日二旬之中未至於巳不可革也　王氏曰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集解**　程子曰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

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一作有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惟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　朱子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附録

朱子語革言三就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當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淵

纂註

蔡氏曰處革之後猶征不已則凶若一於貞固失繼革之義則危就成也初未可革二則革之三則有孚故曰三就有孚　馮氏當可曰下卦之終火進遇澤故征凶也　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往則凶而居則危本爻適當其會也　朱氏曰與上六兌口為應革言有孚之象　石氏曰三就則議之之審所以有孚　馮氏椅

曰六二應九五之君革於巳日之後故征則吉九三應上六之窮革道已成故征則有凶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集解 程子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无孚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與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朱子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纂註 雷氏曰无應悔也與九五同心同德

九五信之不疑故悔亡　耿氏曰以陽居陰有悔當水火交會之際如火之極則水當代王至此可以改制以五行則水火當更離火兑金正夏秋之交　蔡氏曰革前有悔悔亡革而當也當則人心皆信之矣故可改前之命令湯武革命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呂音訓變晁氏曰京作辨下同說之案辨古變字

集解

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　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

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附録

朱子語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尭克明峻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聖人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爐鞲相似補只是錮露聖人都是渾淪換過　草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　易說　伊川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

纂註

蔡氏曰剛居中正故曰大人虎兊象虎變成文變動自然變化之義　朱氏曰兊為虎虎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變則其文炳然　馮氏當可曰兊應西方白虎之宿又曰虎西方肅殺英靈之正氣其德配龍益神猷也馮氏椅曰大人虎變湯武革命即位之象虎言其威武變言其為大君也又曰凡大事必假卜筮然後占其吉

山衅之命禹亦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有如室家相慶於來蘇之先未占而已有孚矣益孚之有素也與政令之革已日乃孚之義不同 錢氏曰虎者毛蟲之長君之象真虎之變其大炳煥昇恭擾懿陰謀禍賊以盜天下狐鼠鬼蜮之儔目視虎變何如哉 雙湖先生曰文王卦辭於蒙比發筮義周公又於此爻發占義不但可見易為卜筮作又可以見聖人於君師變革等事謹重不敢輕如此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集解 程子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

從而深治之則爲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无也字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朱子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

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附録

朱子語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于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曰乾坤到九四文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方變了學蒙

纂註

朱氏曰兊陽稱虎陰稱豹陸績曰考之天文尾為虎火也箕為豹水也而同位于寅虎豹同象而異文虎大豹小故虎在陽位豹在陰位也九五自離來火也上六兊體之陰水也離二文之中故二爻五而文炳明離三文已過故三爻上而文蔚茂三爻上成九君子豹變也上爻三成六小人革面也　項氏曰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面者向也古者面皆謂向如正牆面南面面皆是　楊氏萬里曰不得尊位大中而變者其文蔚然非若虎變之炳也上六居過中之位時位不及於九五故所變者革面而已　馮氏當可曰牛虎豹皆有革當革卦而取皮革之義易之所

以為通也牛革取其固虎豹之革取其文

大象傳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集解 程子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朱子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附録 朱子語問革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益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 易說 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 淵 澤中有火自與治歷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便說 易說 澤中有火革是言陰陽

相勝後故君子治歷明時高問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纂註

項氏曰兑為巫史治歷之象離為日中明時之象　朱氏曰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歷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歷更端者革也昔黄帝迎日推策始作調歷閲世十一歷年五千而更七歷至漢造歷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為入歷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復會于牽牛距上元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益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歷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弦望晦朔分至啟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會者司歷之過也震嘗問歷於郭忠孝曰古歷起於牽牛之一度沈括謂今宿於斗六度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必差差久必復

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歷之元也　史氏曰歷代之歷唯大衍得其正　唐一行作蓋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易六十四卦自乾順數之至於革適當四十有九聖人于彖曰湯武革命於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夫湯之歷起於甲寅周之歷起于丁巳謂之革命則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君子治歷而取象於革豈不以大衍之數為或然邪　雙湖先生曰以兊繼離是以秋繼夏有暑往寒來之象故以之治歷

彖傳

革

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呂音訓水晁氏曰案兊无為水之象此字必誤惜乎古今无一人辨之者不然革則既濟也且火澤為睽矣息陸氏曰如字馬云滅也李斐注漢書同　說文作熄

集解

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

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附録

程子語革言水火相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行已息訓為王者益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生而歲成焉絢

朱子語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曰意則一但變韻而叶之耳易說

纂註

王氏安石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逮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耳

蘭氏曰少女反在外而前中女反在內而後故不謂之行而止曰不相得

李氏舜臣曰澤火相息必有一勝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以敵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畫限之而離火從下暵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溫泉而无寒火又曰睽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

李氏曰火動而上澤

動而下未若澤火相息其勢不能兩存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未若志不相得其勢不能兩立也此睽與革之分也　雙湖先生曰水火相滅息人皆知之相生息人或不知也李隆山云水火之用在世間无日不相革要取其盛多者言之耳火盛于南方巳午之地而水則胚胎於巳午之間水盛于北方亥子之地而火則胚胎於亥子之際故火用事則水在胎息之中水用事則火在胎息之中水火二者相息如此此以生息言也然此特論坎離之水火兼以氣言之耳兌澤之水質雖同而氣則異且以離遇兌而為革此正夏秋相繼之卦兌於秋巳不止為澤而為金其為水勝火而革之歛抑亦火克金而復投以金也說者謂六月乃土長夏之月故火生土土生金耳四序有相生而无相克也歷觀彖辭兌遇諸子之卦无有取象於水者兌遇離而為睽亦只以澤言唯於革夫子欲論相息之義以水火為言耳以離火遇澤若天色久亢澤水无有不被離日暵乾者矣隆

山少陰氣之說得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呂音訓信之陸氏曰一本无之字集解

程子曰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于巳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集解程子曰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說音悅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辭

纂註趙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咈於人情郭氏雍曰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見於巳革之後

天地革

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集解 程子曰推革之道極以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文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朱子曰極言而贊其大也

附錄 朱子語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 學蒙易言順天應人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 易說順天應人革就革命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得好

纂註 李氏曰夏革春而陽事畢春革冬而陰事畢時

變係馮湯革夏而為商武革商而為周天命係馮　馮氏曰湯武應九五上順上六天也下應六二人也　蔡氏曰彖遯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妙其用也頤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謹其時也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為義也　雙湖先生曰案梁武帝受禪顔見遠不食卒武帝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管見曰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乎天也應者對感而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乎天者順理也後世務名不務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因察至以為尊號則其失之也遠矣

小象傳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集解　程子曰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呂音訓行陸如字又下孟反

集解

程子曰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集解 程子曰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 朱子曰言已審

改命之吉信志也

集解 程子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呂音訓炳陸兵領反

集解 程子曰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呂音訓蔚陸氏曰音尉又紆弗反廣雅云茂也數也又作斐晁氏曰說文作斐分別文也易君子豹變其文斐斐也

集解 程子

曰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一作惟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

纂註

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蔡氏曰蔚者隱然有文之謂柔暗故有此象

經 ䷱ 巽下離上

集解

程子曰鼎序卦革物者莫如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于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一无亦字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

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諸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一无卦字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後用器以為義也

鼎元吉亨

呂音訓鼎陸氏曰丁冷反法象也即鼎器也離宮二世卦

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朱子曰鼎烹飪之象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陽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

纂註

郭氏忠孝曰聖

以明卦必以道獨井鼎以器者道器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可推道也　雙湖先生曰易六十四卦取象凡三頤井鼎是也頤則象在卦先井鼎則制器必在卦後卦伏羲所作凡天下之器寧有先于卦者乎卦以形言則足腹耳鉉已具以質言則乾兌皆金巽亦兌金反體又有巽木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用而巽離乾亥豕伏坤牛兌羊離雉黿鼉之屬亦皆足充鼎之實而成其致養之功推之如夫子所謂享帝養聖賢者豈非大善而亨通之道乎卦辭元亨之占凡四大有蠱升鼎是也自元亨外无餘辭唯大有與鼎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為大亨鼎有天下之重器其占固宜與大有同矣又非蠱升所可同日語也若常人占得二卦隨其高下亦有元亨之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呂音訓顛趾陸上丁田反下音止出陸氏曰徐尺遂反或如字象同否陸氏曰悲巳反惡也象同

集解　程子曰六在鼎下趾之象

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　朱子曰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葢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附錄朱子語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番轉了却能致利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

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益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 僩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无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 淵

纂註

林氏曰鼎以足爲目偶而成器以初爲趾則初畫偶而欠一趾趾欠則下以上爲顛上以下爲折 徐氏曰妾初也子四也柔巽處卑妾之象也從剛應四以其子也言妾雖賤從子貴也 齊氏曰兊爲妾巽顛則爲兊故曰妾 雙湖先生曰初位之剛六爻之柔以初得六得妾之象也爻不正故稱妾下巽伏震長子之象也主器有人无咎之道也 李氏過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爲二鼎上體之鼎有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六爻皆取鼎象故曰鼎象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呂音訓仇陸氏曰音

求匹也鄭云怨耦曰仇

集解

程子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爲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一有以字就之矣所以吉也 朱子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爲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纂註

徐氏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謂初五爲正應而密比初柔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爲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 雙湖先生曰我仇有疾本義從程傳徐氏詳矣横渠云我仇謂九三隔塞已路而爲患者使其有疾不

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漢上引子夏云仇謂四以二四為匹敵二據初四比五三四失應故相與為仇胡安定耿希道皆以三四間隔九五為疾石守道謂九二以陽居鼎中是有實也五應於二而乘四是有疾也鼎既有實不可更加于人是以不我能即吉諸說不同如此除本義從傳外石說為優證以豫卦六五貞疾恒不死亦以下乘九四之剛取象正與鼎六五同餘說以備參考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呂音訓行陸下孟反塞陸悉則反雉膏陸氏曰如字鄭云雉膏食之美者

集解

程子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物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一作謂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

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一无此二字謂不足之悔一再有不足之悔字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 朱子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附錄

朱子語問鼎九二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无耳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

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學蒙

纂註 林氏曰上无正應而承乘皆剛故有行塞之象 郭氏忠孝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革則行塞矣 李氏椿年曰雉膏不食離明在上而无應象 蘭氏曰方者方欲而未必然之辭 徐氏曰雉離象膏爻柔象謂六五亦以鼎實取象三以陽剛之才而居巽之上其才足以有濟而於六五无相遇之道有革巽之情故其行則不通於雉膏則不食猶人有才德而不為時用不得君之祿而食之也方雨虧悔終吉雨陰陽和合而成方雨且將雨也虧失也三懷才不遇有不足之悔然五有聰明之德三終上進之物方將和合而相得始雖有不足之悔而終獲相遇之吉也 雙湖先生曰此爻大槩為四隅塞與五睽異之辭耳五也三變則三五皆坎亦耳象其行塞四隅不通也雉膏亦五不食亦為四隅不得食方雨三若動為坎雨陰陽和洽而失其悔矣終吉之占也兌口在上三隅四亦不食象兌為澤亦有雨象

余氏曰爻九三越五應上故為耳革而行塞然三五同功亦有相合之理故曰方雨虧悔

九四爻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呂音訓折陸之折反餗陸氏曰送鹿反虞云八珍之所具也馬云鍵也鍵之然反鄭云菜也形晁氏曰九家京荀悅虞作刑一行陸希聲亦作刑渥陸氏曰於角反沾也鄭作剭音屋晁氏曰九家京虞作剭重刑也並音屋京謂刑在頄頄為剭一行陸希聲同薛云古文作渥

集解

程子曰爻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爻之折足也爻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爻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

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 朱子曰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附錄

朱子語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是只澆濕渾身 易說

纂註

蔡氏曰足初也餗四實也下應乎初初趾方顛故有折足之象足折則四覆而失其實矣 林氏曰三陽皆四實至四則盈矣四應初初欠一足折其足矣方其在初四未有實故謂之顛趾出否及其在四四實已盈故謂之折足覆餗也 虞氏曰雉膏八珍之一 李氏四作曰餗雉膏之屬 錢氏曰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民心乖離我所賴以立者撥矣是折四足覆公餗也公餗不可只作飲食看傾敗天祿顛危宗社此正欺君罔上不實之明驗矣 雙湖先生曰梁邵氏聞見後錄云王弼注四其形渥凶以為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音屋故新唐史元載贊

用刑劓亦周禮劓誅云案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劓諒哉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劓之劓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呂音訓鉉陸氏曰玄典反徐又古玄反又古冥反馬云鉉扛鼎而舉之也

集解

程子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于耳一作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 朱子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附錄

朱子語六五金鉉只為上已當玉鉉了却

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无去處了淵

纂註

王氏宗傳曰在鼎之上受鉉以居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　馮氏椅曰黃坤土之中色離之五再索於坤而在上卦之中故其色黃又曰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為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則上為玉之粹各象其物宜而已　雙湖先生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為優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豈六五視上九則為金鉉以上九自視則為玉鉉乎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未為不可也王氏馮氏之說亦足以發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集解

程子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

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 朱子曰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益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纂註 石氏曰玉言火炎而不變其性也 馮氏當可曰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繫此爻如鼎實以養人者全在於鉉陽剛无應无所回撓如玉不變於火故為玉

李氏過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 王氏宗傳曰上鼎外之物也非若耳趾之相聯屬者也然鼎之舉措在乎耳而耳之舉措在乎鉉京飪之事既成是鉉也必五以尸舉措之功功既成矣是鉉也後脫然无所累而自處于鼎之外若无與焉 龍氏仁夫曰儀禮甸人陳鼎

鼏扃鼏音覓鼏鼎蓋也扃鼎扛所以舉鼎者即鉉也鄭注牛鼎扃三尺脚鼎扃二尺鼎重器也鉉必以木為之金玉特美其辭亦經言金矢金柅金車豈必以金為之取象而已　楊氏萬里曰鼎法象之器也初鼎之足二三四鼎之腹五鼎之耳上鼎之鉉承鼎在足實鼎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鉉之舉厥功成矣　丘氏曰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之趾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鉉即上之鉉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則以三元應乎五而有鼎耳革與之象蓋易道不窮義各有當也　雙湖先生曰易三象之卦上爻皆吉井有孚元吉鼎大吉无不利頤必厲而後吉者豈在于人必致其戒如是夫

大象傳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呂音訓凝陸氏曰魚承反嚴貌鄭云成也程作擬云度也

集解　程子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為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

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　朱子曰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附録

朱子語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不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文蔚

纂註

馮氏曰不正則傾不凝則散　項氏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于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升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務民于下以豐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己於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

心无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火之光雖在木上而其命必藏于木木盡則火亡矣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為命　丘氏曰或謂革言改命鼎言凝命蓋凝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欲人於變革之後以端重守之其旨微矣

彖傳鼎象也集解

程子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一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以其象也

纂註

馮氏曰六十四卦皆象而鼎獨言象正義曰鑄金為之而有法象者也　子夏曰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呂音訓　亨陸氏

曰本又作亯同普庚反煮也下同晁氏曰案亯古文飪陸氏曰入甚反熟也徐而鴆反

集解

程子曰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 朱子曰以卦體卦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纂註

耿氏曰巽乎水而上水者非井也井汲引之用也以木巽火亨非鼎也鼎烹飪之用也 鄭氏曰互乾為金兌為澤金含水而爨之以木熟物之象 荀氏曰巽入離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内亨飪之象 朱氏曰乾為天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也然則六五用鼎之主也 蔡氏曰享飪鼎之用也亨飪不過祭祀賓客二事而祭之大者无出于上帝賓客之重者无過於聖賢 郭氏京曰帝字下誤增而大亨三字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

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呂音訓上陸時掌反集解程子曰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朱子曰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　纂註　李氏過曰下巽上離離為目五為鼎耳故曰巽而耳目聰明　單氏曰有象必有用用必有功有象有用而有功鼎之道盡矣以二體之才言之巽卑順也離聰明也卑巽以養下則達聰而明目者也以六五之才言柔進而上行則不為矯亢者也得中而應剛則能養聖賢者也　雙湖先生曰柔進而上行卦變也本義謂自巽來六四之柔進居五也看來自訟變則六三進五自遯變則六二進五皆通四五上坎位有耳象離體有目

象虛中有聰明之象愚謂巽初至離中似坎耳象

小象傳鼎顛趾未悖也呂音訓悖陸氏曰必內反逆也集解程子曰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集解程子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于四上從于貴者也朱子曰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纂註郭氏雍曰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

鼎有實慎所之也集解程子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趣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纂註雷氏曰慎所之者物各有量可中不可過不自知止猶往求之則至傾覆而喪所有矣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集解程子曰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

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朱子曰有實而不慎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

鼎耳革失其義也集解　程子曰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纂註　徐氏曰君臣以義合志也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則於義乖矣故曰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集解　程子曰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朱子曰言失信也

鼎黃耳中以為實也集解　程子曰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集解　程子曰剛而温乃有節也

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井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為功居上為成德與井巽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纂註 齊氏曰彖言元吉則亨爻于上九繫大吉而不及亨讀者因未知亨之誰屬也余觀其情之旁通於他爻則亨固為九二言也聖人所以享帝養聖賢者鼎之實也而九二者有其實者也止則塞亨則行爻又於九三言塞而不於上九言亨九二之亨以耳不徒以鉉也九三與上應非无鉉也而不能受則二雖比之不害其塞六五與上比有鉉矣而又虛以受之則二之應也亦可以卜其亨彖傳曰柔進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九二之以三塞而以五行也不其彰彰乎董君之得於天也蔚乎深秀其傳於祖也代有懿行而又不以窮厄而輟於學其象於鼎也亦幾乎實矣而終不能不藉於鉉以亨則其於五之黃耳能无味乎其戒於三之為耳而失

其義也何俟於言乎故余特發卦義而使自擇焉先君季亨字說

周易會通卷九